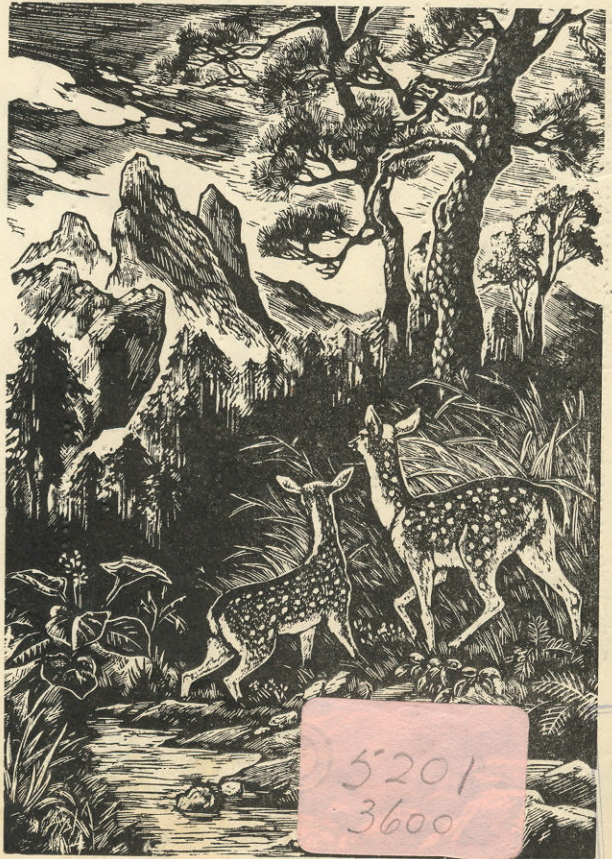


木 百 ..... 着跑地隆轟隆轟車火  
 寄 雲 ..... 吟人浪  
 瑩 冰 謝 ..... 林李伙伙  
 新 一 ..... 日期星の色黑  
 華 榮 何 ..... 憶相長



5201  
3600

• 甄洪陳 •

(刻木)鹿

蕉風

半月刊

69

日十月九年八五九一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 蕉風

半月刊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 本期目錄

萬里望	火車轟隆轟隆地跑着(小品)	浪人吟(散文)	伙伙李林(小說)	黑色的星期日(日記一頁)	不能降服的女子(名著選譯)	藝聯劇團與「秋海棠」(戲劇)	從湖到海(小說)	新	詩	長相憶(小說)	孔子誕辰的商榷(讀書劄記)	豐子愷的哀鳴(文壇雜話)	文訊	
魯夫等	百木	雲寄	謝冰瑩	一新	鍾劍聲譯	林清	詩遐	滄海	錦堂	金華	方息	何榮華	馬亞來	劉藹如
.....	.....	.....	.....	.....	.....	.....	.....	.....	.....	.....	.....	.....	.....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二八四七二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承印者：協和印刷鑄字有限公司

電話：三〇九三八

42 Tase Street, Singapor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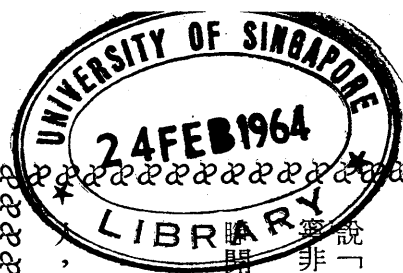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二三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1.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二角  
 全年叻幣四元





新加坡市議會的權杖已被廢除，因為王市長及其同僚都認為它是殖民地的象徵。可是，新加坡的立法議會，却又花了九千元在英倫定造一根權杖，林首席部長還特別強調，這並不是殖民地的象徵。同是一樣的權杖，却有不同樣的解釋，這真把我們小百姓弄糊塗了。（李怡興）

新加坡婦女協會秘書霍士達夫人，近在香港發表談話指出：全世界離婚率最高的地方，不是好萊塢，而是新加坡。

霍士達夫人身為新加坡婦女協會秘書，所言應是信而有徵，絕非子虛。但她要把這事公諸世界，特別強調好萊塢遠遜於新加坡，豈認為這是新加坡的無上光榮嗎？（未冠人）

美國七艘戰艦停泊新加坡港期內，莫斯科和北京發出的電訊，都說「新加坡人民反對美軍登陸」，但我們住在新加坡的人却不知情，豈非怪事？

共產集團的話不可信，這又是一個鐵証，那些盲目左傾的人應該睜開眼睛來看看了！（魯夫）

某地有一間公立華文中小學，其建築壯麗堂皇，學生共有二千多，中學部佔四百餘人。近因行情不景氣，有些學生欠了一兩個月學

費無法繳清，總數約二千元左右。為此，董事部大發牢騷，責成中學校長在三天內向學生催收清楚，否則扣發應得薪金及辦公費。我要向該校董事部提一建議，即在聘請校長之時，先收一筆「壓地籠」，就省得如此麻煩矣！（笨僧人）

彭亨一牧師，近因神經錯亂，而被送進紅毛丹瘋人院。記得他過去曾在某教堂講道曰：「上帝，我們的天父，祂救那些已經相信祂的人，他們有病時，祂就會來醫治他們……。」可是，今天他發了瘋，上帝並未來把他醫治。這若不是上帝根本不存在，也許就是他自己還未真正相信上帝的緣故吧！（信徒）

每逢各影院放映鉅片之期，觀眾購票要排長龍，極為辛苦。於是，便有「黃牛」出現，不過比原價要高出二十五巴仙。

關於這種黑市交易，政府已有明令禁止。然而，我認為他們亦是以勞力換口飯吃，何非法之有？而且，這對解決社會失業問題，還有多少幫助哩！（戲迷）

台灣省基隆市有一中學教員，由於學生對他的教學法表示不滿，竟憤而辭職，寢且於近日抱佛經跳入火中自行焚斃矣！

在星馬，有許多不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他們看了這則消息，又將作何感想？（良信）

泗水有二百多名軍校學生，只有卅五名考試及格，可獲畢業。於是，該批被淘汰之學生，竟綁架四名主考官，要求保證他們全部及格，否則將置之於死地云。

此風若是蔓延開去，為主考者必人人自危，後果真不堪設想矣！（好學生）



所有的人都喜歡旅行的，我也是喜歡旅行的一個。旅行的麻煩我是不在乎的，因為我不帶太多的行李，我習慣於一些陌生的床舖，我不挑剔一些不合口味的粗糲糧食。

這些麻煩算甚麼呢，當一想起了在旅行中所能得到的快樂，心中最後的一點點顧慮也都消除了。是一個愛山的人，旅程中總會見到一些新的崗壟；是一個愛海的人，旅程中總有一些驛站在水之湄。

山是不會窮的，水是不會盡的，前路永遠有暗的柳明的花。把一切熟悉也已厭膩了的生活習慣都丟下吧，我背起了一個輕便的背囊。我旅行去了。

你知道我到那裡去嗎？不，你並不知道，這由公寓參養的守夜的犬

住客，你不知道那一個是你真正的主人，你搖着尾巴歡迎也歡送每一個往來的

去那裡呢？「公寓的管理人問。

還未決定呢。」我在門口躊躇了半晌。

甚麼時候回來呢？「是應該問這一句的。

也沒有決定呢。」我怎麼知道自己在甚麼時候歸來呢？如果連我自

己也不知道那裡是我旅程的終點。

去那裡呢？我是不知道的。甚麼時候回來呢？我不能預知自己回來的

子。「君問歸期未有期」，我是一個無羈無束的旅客。

我們前竚立，我背着一個輕便的背囊，我抬頭看天，就心今夜下雨。

晴朗的夜，明淨的天空，是有星星閃爍的夜晚，有往昔的傳說說一顆

天上的星星就是一個地上的生命。

是天上星星支配着地上的生命的。有些星星明亮，地上就有那麼些

幸福的人；有些星辰黯澹，那些地上的生命就遭遇到了厄運與不幸。

一切由你們決定，你閃爍，你明亮，你朦朧，你掉落。

我見過了掉落的星星，我見過夭折的生命。我想起了多少星星的傳說，我想起了多少人類的故事了，難道人類就永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嗎？

那麼，你，明亮的星辰，你應該知道我的旅程的終點，你應該知道我將在何時踏上歸程，你知道關於我的過去，我的未來也將由你決定。

你能告訴我到如今自己還不知道的事情嗎？啊！我的未來是一個難解的謎，我必須啓程，我必須開步，去探索那一切我還不知道的事物，去看一個新的地方，去應付自己並未期待的却發生了的事情。

「我走了。」我告訴了公寓的管理人，我向在門前向我搖尾巴的守門犬點頭。我到火車站去了。

二

火車站是一個熱鬧的地方。

火車站總是熱鬧的，因為有那麼些人要離開，因為有那麼些人要歸來。

有人不愛他的家，於是他就走，他就走到火車站來了；有人很愛他的家，於是他雖已遠去但千里迢迢也終回來，他也到火車站去。

我不愛我的家嗎？我並不知道，我這次旅行離開的並不是我的家。我愛我起居遊息的故園嗎？我也不知道，我要去的地方並不是我出生成長的

土地。

有人在火車站掉淚，因為他捨不得離開這個城市；有人在火車站裡神

彩飛揚，因為他對要去的地方有多少美麗的幻想。

我不掉淚，因為我對如今我生活的城市沒有感情；我不會眉飛色舞，

由於我對要去的地方沒有任何幻想。

幻想，這就是一種永遠相信明天比今天美麗的習慣，明天一定會比今

天好麼？我才不相信呢，我早過了如此幼稚的常常幻想的年齡了。

所以，當我在火車站裡頭，我是既不快樂也不憂愁的。當開車的時間

快到了，我沒有一絲一毫緊張的情緒。火車要在晚上十點鐘開行的，如今

是九點四十分，馬上就是九點三刻，我看看周圍，每一張臉都緊張起來。九點五十分了，我跟火車的司機談話，我向他對準自己的腕錶。

「你開了很久火車了呢？」我問他，他是一個皮膚黝黑的高個子。

「二十二年了，我在二十歲起就開火車。」他回答。

這就是說他如今是四十二歲了，他已經把生命在這條軌道上往返復往返了不知道多少次數，而他還要在這軌道上去了復來，他還要再幹這工作一十三年，如果能知道他如今心裡想些甚麼那一定是很有趣的。

「祇有三分鐘了。」他說，把口裡的香煙尾巴丟掉了。

「再見，吉隆坡再見。」我說，吉隆坡是我第一個要去的站頭。

哨子响了，車要開行了，我還找不到自己的車卡。

我上了車，火車開了，正在我的腕錶十點鐘的時候，火車就轟隆隆地跑起來了。

我由一個車卡走過一個車卡，我找尋我自己的臥舖，我自己尋找，我不要問人，我不要擾亂別的旅客的情緒。他們有些興高采烈，我不要打斷他們的興緻；他們有些神色淒愴，我知道一個人在這時候只愛孤獨。

我找了又找，火車轟隆隆地跑着，馳進了夜，馳進馬來亞的平原。

### 三

我找到了我的床舖的號數了。

火車行進着，時間行進着，早着呢，我除了患病以外從來也不會那麼早就上床睡覺的。

就找一個人談談吧，我看看這個車卡，我審視每一張陌生的臉，我看了又看，我想了又想。

「他們都是到那裡的呢？」我想。

我和一個白頭髮的男人談起來，一個友善的注視，一個和氣的笑容，說幾句寒暄的話，說天氣，問時間，一個看一看自己的錶，另一個掏出了烟捲，遞給自己交談的對手，啊！我是不抽烟的！

談話就開始了。

我問人，然後人也問我。

「你去那裡呢？」

「先到吉隆坡。」

「你在那裡嗎？」

「我沒有家，我來這裡只三個月，我是由香港來的。」我自己介紹自己。

已。

「香港比這裡熱鬧。」

「是的。」

「你的府上是在……」

我說了一個地名，那是一個大島，那邊也和這裡一樣有高高的椰樹，那裡的人是海的伴侶。

「我們是同鄉呢。」另一個聲音插進我們的談話來了。

我往說話的方向看，見到另一張陌生的臉，一個男人，禿了頂。

「貴姓名？」他問。

我說了。

他掏出了一張卡片給我，我在暗暗的車燈下看了看，那是一個我認識的名字，我記起我先祖父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她丈夫的名字和這陌生的乘客有兩個字互相相同的。

「X先生是你的？」我問。

「我哥哥。」那禿頂的老人說。

我們這就叙起親戚來了，這老頭子二十五年前認識我的父親，三十五年前見過我的祖父，他聽過我會祖父的名聲，他說了好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我家裡的先輩的事情。

立刻車子就到了新山，海關檢查人員就上車來，問：有新的貨品嗎？「沒有。」我回答，馬上，停了片刻的火車又開動了，又轟隆隆地跑起來了。

車子轟隆隆地响着，馳進馬來亞的原野，馳進馬來亞的夜。

這晚上沒有月光，我也看不到星星的閃爍，因為我躺在我的狹窄的床舖上，而我的床邊只有一個代替窗子的洞。

由這個小洞，我是甚麼也看不見的，我只聽到火車轟隆隆地响。我想着這次奇怪的遭遇。

我祖父有弟妹二人，我的叔祖早年已逝，我的姑姑十六歲時嫁到南洋，我只知道她的夫家是商人，當太平洋戰爭起了，在星加坡變成了昭南島的時候，我家和這一門做生意的親戚就斷了音訊。

「你一到南洋，先設法打聽你姑姑的下落。」當我離開香港，我的父親寫了一封信來，在這一行字的旁邊打了密密的圈。

我來了，我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這怎能打聽呢？星加坡有那麼些中國籍人，就是我們的同鄉已超過十萬了。

我根本沒有打聽，沒想到却在無意中遇到了這位禿頂的老人，而他就是我姑姑的弟弟。

「你見過你的姑姑嗎？」剛才他問。

「沒有。」我回答，我怎能見過她呢，她出嫁的時候我父親還未娶親，那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

三十多年，這真是一段悠長的時間，在一個人的壽命來說已過半生，我姑姑三十多年來一直沒有回國，我家裡由祖父起到我這一代我還是第一個「來番」的人。

「我的姑姑是怎樣的呢？她是不是也像祖父一樣長得胖胖的臉圓圓的呢？」我在火車的臥鋪上猜想，風由那個小小的洞吹來，火車跑着、跑着，鐵輪和鐵軌碰擊着發出單調的有節拍的響聲，這是催眠的節拍。

我睡着了，我在夢裡見到了我的祖父。啊！我是好久沒有如此想念過去世快十年的祖父了。

#### 四

我睡醒的時候天已大亮，火車在半夜就過了芙蓉。我洗了臉後就在自己的床上呆着，想着，一直到吉隆坡我才起來。

火車緩緩地進站，我背了背囊只一跳就在月台上了，站上有一個大大的旅館，「以前這旅館是我哥哥的。」禿頂的老人說。

這老人的哥哥，這就是我祖父的丈夫了，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應該如何稱呼。「應該叫丈公。」老人告訴我。

「你的丈公是在日本的時代過身的。」

我見到我的姑姑了，這就是我先祖父的妹妹，她出嫁的時候才十六歲，如今她五十多歲，身裁矮矮的，並不像我所猜想的那麼胖，臉果然是圓圓的，就像我的祖父。

「你祖父過身時你也在家嗎？」姑姑問我。

「在家。」我恭敬地站着回答。

「你說說你祖父過身時的情形。」姑姑吩咐。

我答應了，我想着，我把十年前的情景再由記憶裡挖掘出來了。十年了，我家住在海珠橋北一幢小樓，我在大學裡寄宿，一天我接到家裡一個電話，祖父忽然中風立刻被送進市西一家醫院。

「祖父一病了後就不能說話，進了醫院後就沒有回家了。祖父的喪事是交給一家殯儀館辦的，也請了許多和尚唸經，祖母看了也很安心。」我說。

「你祖母又怎樣過身的呢？」姑姑再問。

「啊！那不過是五年前的事，那時我已不在家裡了。」我回答。

四五年前，我們的家已經不成為一個家了，能出來的全都出來。我父親先飛台灣，我母親帶我的弟妹到處遷轉，我自己獨到香港。我有一個叔叔，他本來在家侍候祖母，他坐牢了。我有一個姑母，她是一個寡婦，她的夫家被當上大地主嚴處，她由這一村到那一村從事乞討，腳上不許墊上一片布，更不許穿鞋。

「祖母是在那時過身的，祖母逝世時只有我嬌嬌在家。」我說。

「啊！你的祖母命苦。」姑姑說，她眼睛紅了，她的眼淚直在眼眶裡轉。

而我竟沒有淚，我早為我去世的祖母我受折磨的姑母哭了不只一次，如今我的眼淚是早已移轉變成另外一種感情了。

#### 五

我在吉隆坡住了三天，我到了波德申一趟，我不是為了看海灣才去的，我到那裡去有另外一個我自己更有力的理由，我在那裡只逗留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又沿公路返吉隆坡，在經過芙蓉時我逗留了不到五分鐘。

芙蓉是一個乾淨整齊的小鎮，並不沾辱它這個美麗的名字，我沒有在芙蓉逗留，因為我在那裡既沒有親屬也沒有朋友。

我在吉隆坡，和我姑姑在一起，聽她說這些年來的遭遇，聽她發洩她三十年來沒有機會發洩的情感，當每次一說到那些去世了和活着在受苦的親人都哭泣，只有哭過了她的感情才再平服，在還能夠流出眼淚的時候一個人的痛苦就不算最大的痛苦。

我仍然沒有哭，我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我沒有去換城，我把到北馬旅行的興緻完全打消了，下一個假期再去吧，我如此告訴自己。

我又搭火車回來，我仍然搭晚上十點鐘開的一班火車，我姑姑送我到火車站，又帶我到那站上的旅店到處瀏覽了一下，還告訴我當年丈公就在那個房間管理這家旅店。

當火車開行的時候，姑姑站在月台上看着車開，又向我揮手，我忽然有一陣特別的感覺，我想起自離家後我一直孤獨在異鄉，我客旅九年，天涯浪跡，還未遇到一個真心關切我的親人。

我在火車的狹窄的床舖上想着這個，這就有點難受起來了，我拉開了那床邊的小小的窗洞，外面依然是一片漆黑，我看了又看但甚麼都沒有見到。

我默然把這小窗洞關上了，外面有甚麼可看的呢？馬來亞的土地的景色沒有甚麼多大的變化，就在白天吧也不過見到一列長長的樹膠園的膠樹，自然也會有椰林的，我的故鄉本來就有椰樹，這不算甚麼特別風景。

我下次的旅行就該去得遠些了。

我閉上了眼睛，聽着火車在轟隆轟隆地跑着，時間也和火車一起在跑着的，很快會天亮了，火車就會停在一站上，那就是我這次旅行的開始和結束的地方。



雲寄

星

「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柳永：「雨霖鈴」

如果說記憶也有顏色的話，那我的記憶是藍色的。

在小時候，我就喜歡仰臥在如茵的草坪上，痴望着藍空中眨着眼兒的星星，心中默默地數着，一顆，二顆……十顆……百顆……每每數到張口呆望，忘却夜色越來越暗，直至聽見慈母的叫喚聲，方眷眷然的回家，蚊帳頂也不時出現美麗的星光。

我也喜歡聽一切有關於星的故事，而令我最神往的那個，是說星星會在夜間奏出美妙的音樂。我現在是個大孩子了，但我就一直等待着那聲音。拿等待來比作一件苦事，就如說思念會將人折磨。不過，說是這麼說，我却甘心情願領受這一份折磨，即使會磨碎我的心，我也不會發出歎惜。

然而，跟隨着歲月的流逝，世事無窮的變遷，我的觀念也就有所不同了。坦率地說吧，我對星星的那份愛戀，現已轉去愛戀我的意中人。我總覺得：天上最明最亮的那顆星星，如與她來相比，也要遜色。

不必一再地問我甚麼，壓根兒我深深地愛她就是了。況且，千遍萬遍問我，我也不說的。

我愛好的朋友早已知道我喜愛詩詞的，並鼓勵我寫了不少詩。我也作了許多她喜歡的星的詩

篇……。

昨夜，簷前點點滴滴，淅淅瀝瀝，窗外的雨尚沒有停息。我恰巧讀着柳永的「雨霖鈴」，當唸到「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那闕時，就使我深入幽思了。

「相見時難別更難」，誰願意分離呢？然而，我畢竟悵然揮手別了家，別了愛好的朋友，揹負起一個小包，過着浪人的生活。

當然，一旦離開了，不免就惹起撩人的思念的。「自古多情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哪！一團苦衷又叫我向誰吐訴？

窗外冷風淒淒，細雨霏霏……。星星，當我寫到這裡時，心裡份外的冷寂。星星，我虔誠的祝福妳！

雲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蘇軾：「水調歌頭」

雲朵是天上的旅客，我便是大地的浪人。

雲朵，從小就過着飄泊的生涯。它會飛越過浩瀚的大海，攀登崇高的青山，逗留在幽靜的湖上；它頂喜歡在藍天和星星寄意，互訴別後思念的心語；它的夢裡也不會忘記月亮的圓臉，並會謝過柔和的月光好多多次了。

當我長大了，也就和雲朵一樣，把腳痕一步一步地印遍天涯，過着吉布賽人的日子。現在，我已由馬來亞國的北端飄遊到南端，跨過了柔佛

長堤，在新加坡的土地上生活着。

不過，遠離了祖國鄉土，當然會有許多往昔生活的回憶。而往往回憶的萌生，就會激起無限思念的漣漪，在夜裡便不能成眠。因此，我近來瘦削了，憔悴了。

好幾次我也想浩然歸去，回到兒時釣遊的地方，重溫金黃色童年的夢。然而，爲了生活的驅策，我還是停留在這我不願停留的地方。

啊！「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蘇東波的詞句，正好作爲我的寫照。

飛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

——白居易：長恨歌

誰不嚮往有一天能够飛？

飛，飛的意義蘊蓄着自由，飛的表現是自由。我是自由的追尋者，所以我要飛！我要飛！

在遼闊的高空中，像蒼鷹逐着天風，自由自在的翱翔，那是多麼飄然啊！傍晚，赴會第一顆出現的星，又多有詩意！俯視人世間醜怪的百態，更使人油生起「瓊樓玉宇」之念了。

據說猶太人的飄泊流浪，是上帝給予他們的懲罰。我是一個浪人，上帝賜予我的懲罰是眷念。每當更深夜闌，萬籟皆寂時，便油然會燃亮了回憶的小燈，映照見人影，怎不發人幽思？又怎不叫「我欲乘風歸去」呢？

我第一次飛就飛得這麼遠了，「御風而行」的生涯有苦有樂，更孕育着無限的眷念。

飛，飛，我鼓勵飛了，而妳還沒有揚翅。但願你振翼奮飛，與這孤寂的羣雁同行，「雙飛雙宿」，美化飄泊的生活。

飛，飛，我在高空之上等待妳！飛，飛，我們「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

# 伙夫李林

謝冰心

在報上的尋人欄內，偶然看到李林的名字，像觸了電似的，我的腦海裡湧起了另一個李林的故事。不，我希望他就是我要寫的這個李林。

一九三七年的秋天。

李林在三五四團第一營第三連充當伙夫，已有四年了。他是一個不大說話，只曉得整天做事的老實人，年紀雖只三十二歲，但那黝黑的皮膚，常常緊鎖着的雙眉，以及他那說話時慢吞吞的態度，十足地表現着一個過了四十的半老人。

「老李，家裡有信來沒有？阿梅好吧？你的兒子一定會喊爸爸了，好福氣呀！」

小同鄉王金山最喜歡找李林開心，他如果遇着老李沉默的時候，總是拿這幾句話來問。

而李林的回答常常是這樣的：

「丟那媽（註），只有你才一天到晚想老婆，我老李才不這樣；我想着明天吃什麼菜，想着弟兄們在戰場裡的情形——他們昨晚不知又殺了多少鬼子。」

「老李，別說得那麼好聽。說良心話，阿梅真是個賢妻良母，只有你才有這麼好的福氣。」

## 二

聽着這樣的讚譽時，李林哈哈地笑了。

李林生長在廣東的南海，有弟兄四人，三個弟弟都參加了抗戰的隊伍，他自己也在兩年前投入了第四軍當下士。後來，因為班長見他很會做事，人又老實，特地報告王副官才把他調為炊事

兵。他在家裡是老大，八歲到十一歲的時候，曾經讀過三年書，所以知道一些愛國的常識。他的性情，從表面上看來非常溫柔，不喜歡同別人吵嘴。對於要好的朋友，他也不在外面表現着親熱，老是那麼一副冷冰冰的面孔。第一次見到他的人，一定不會對他發生好感，說不定還存幾分討厭的心理。也許就因為這個緣故，最初來到隊伍裡，不但官長不喜歡他，以為他是個呆頭呆腦，什麼都不懂的笨傢伙；就連新招來的小勤務兵，有時也要欺侮他。他不像人家一樣小氣，受了一點點委曲，馬上就要想法報復。他覺得一個人在世界上，只要自己好，一定可以感化別人，這是他的人生哲學。他的妻阿梅是一個長得又俏麗又聰明的女子，許多人以為她嫁給老李一定不會感到滿足的，因為老李既不漂亮又不會賺錢。可是，她了解李林的心是善良的，熱情而不變的。她是個純潔而賢淑的女人，自從她嫁過來已經有六年了，生了兩個女孩，一個男孩。本來她不願意丈夫出來當兵的，後來李林講了許多國民如何應該愛國的大道理給她聽，她覺得一個男子漢出外跑跑也好，老呆在家裡也不是辦法，何況又是爲了國家。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氣，種幾畝田，帶着三個孩子雖然辛苦一點，其實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因此，當她在一九三七年八月送別她的丈夫出征的時候，就激昂慷慨地說了許多使李林聽了感動的話：

「林，你去打鬼子，千萬不要記掛着家裡，孩子有我撫養，你不用操心；軍隊裡的餉是很少的，不要寄錢回來，你多留幾個在身邊用。」

這還沒有什麼，最使李林不能忘記的是：「林呀，妹子的心你是知道的。家裡的事有我負責，你只管一心一意打鬼子，打退了鬼子早回來好團圓。」

是的，李林深知阿梅，也正如阿梅深知李林一般。他自從出發以來，很少掛念家裡的瑣碎事情，腦海裡只想着他的工作，想着許多關於前線戰事勝敗的問題……

## 三

李林在第三連簡直成了聖人了，誰都喜歡和他接近，伙夫們都願意受他的指揮，服從他的規勸。有幾個不守紀律的小鬼，只要見了他，連忙挺挺地站着向他敬禮，他們並不是故意和李林開玩笑，而是真正對老李表示敬意。

這是有原因的：李林自從從隨隊伍開到嘉定前線以來，他的心變得更慈愛，態度也更謙和了。他自從對敵人加深了仇恨，便特別愛本團的弟兄；說得具體一點，他眼望着整天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像生龍活虎般的勇士一天比一天減少了，而這些勇士都是他的伙伴，曾經和他有過三四年交情的朋友，怎能不使他傷心呢？當然，最大的原因，還是老李這個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憑良心，比方他從來不揩公家一分錢的油，這是最難得的事。又因為他買賣公平，絲毫不佔老百姓的便宜，誰都願意把菜送到連部的廚房來給老李。此外，大家擁戴他的原因，是老李煮菜的技術特別高明，不但鹹淡生熟適宜，而且他又捨得放油，煮出來的菜，色、香、味都好。這樣一來，誰都喜歡老李，願意老李永遠做他們的廚子。

使大家喜歡他的另一個原因，是老李富於利人損己的博愛犧牲精神。比方舉一個例子來說：一般人之常情，多半是把危險困難的事情讓給別人去做，而自己却走那最平安最容易的路。然而老李不是這樣，他了解人情，更了解對方的心理，別人不願意做的事，他總喜歡自告奮勇地說：



「來吧，我去！」他這種慷慨好義的精神，並不是英雄思想或者什麼虛榮心在支配他，而是他發自內心的忠誠表現。他想，困難危險的事，如果誰也不肯幹，那麼前線的仗有誰去打呢？總司令、軍長都要跑去火線上督戰，我們一個當兵的人不應該更勇敢更吃苦嗎？

#### 四

自從每天送飯到戰壕裡去的王金生在路上被流彈打死了以後，這職務便落到李林身上了。

王金山是老李的好朋友，自從由廣東出發以來，他們都在炊事房一塊兒工作。金山喜歡喝酒，却沒有酒量；如果遇到營長或副官請客，要他上街當採買的話，他總喜歡弄幾個外水買幾兩酒喝得醉昏昏地回來。老李知道他這個嗜好，總願意先給他一點錢去買酒喝，同時一再叮嚀他不要喝多了，免得鬧出亂子來丟軍人的臉。

這是使老李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個黃昏。爲了這幾天羅店前線我軍節節勝利，敵人不惜派了大隊飛機來轟炸嘉定、瀏河、太倉一帶。有時天還沒亮，或者下雨的日子，敵機也像蜻蜓似的成羣結隊地低飛來到前線的後方投彈。負傷將士和担架兵，以及那些在田裡拾棉花的老百姓，或者剛從砲火下逃出來的難民，被炸死在路上、在田野裡的固不可以數計；就是連送飯給戰壕裡戰士們充饑的伙伕，也常常十個去了，只有三四個生還的。

戰事一天比一天激烈了，每個戰士們的心也隨着緊張起來。他們忘記了冬夜的寒冷，忘記了雨天戰壕裡的泥濘，更忘記了三四天不進一口飯的饑餓；他們只希望壯烈的血戰展開，不論勝和敗，只要自己能够痛快地多殺幾個敵人，即使立刻死了，都是願意的。伙伕們也像在火線上作戰的弟兄們一般興奮，他們只要聽到傳令兵回來說「X鎮被我軍克復了，昨天晚上殺了多少敵人，現在先頭部隊已進到敵人右翼X鎮了……」這

類勝利的消息時，便像發狂一般地笑，唱的，有次小鬼郭才義高興得連飯碗都打破了。

「小雜種，這是向老百姓借來的碗，打破了拿甚麼來賠？」

王金山狠狠地罵他。

「賠？哼！我才不賠！不是老子們在這裡打仗，鬼子早把他們殺光了，用他們幾個碗有甚麼關係？」

遇到這種場合，李林總是親自出馬來調停，一直到說服了郭才義，讓他自己認錯，然後才去做別的事情。

這是出乎李林意外的事，王金山突然和鄰居的老太婆大鬧起來了。事情很簡單，他因多喝了酒而醉得神志昏亂，又由於太想家，竟把老太婆十四歲的孫女，當做自己的老婆，就那麼摟抱了一下。這就闖下了滔天大禍，老太婆立刻打了他兩個巴掌，他連忙垂頭喪氣踉踉跄跄地竄回來。

誰知老太婆還不甘心，又跑到炊事房來向老李告狀，因爲誰都知道他是個正人君子，而且愛打抱不平，好說公道話。他一面安慰老太婆，代表王金山向老太婆和小姑娘道歉；一面又安置王金山睡下，想等他醒了酒後再嚴格地責備他。

不到兩小時，王金山的酒完全醒了。提起剛才的荒唐事來，他完全不承認，只把眼睛眨了幾眨，好像帶着幾分慚愧向李林問道：

「老李，飯準備好了沒有？再不送去，天快黑了。」

老李把他喝醉了酒調戲小姑娘的事情罵了一頓，王金山起初還以為對方是故意說來恐嚇他，給他一個下次不要喝酒的警告；那知老李越說越生氣，越來越認真，就只好承認錯誤，同時向老李解釋，今天之所以喝得特別多的原因，實在爲了前方打勝仗，心裡太高興了！

「丟那媽，你太高興，爲什麼不想別的方法去發洩？却偏偏要喝酒，偏偏要去調戲小姑娘！你又不是日本鬼子，這麼無聊，真該槍斃！」

和李林相處的每個人都說，老李很少像今天這樣嚴厲地罵過人的。可是奇怪得很，王金山今天突然變得特別馴良了。他像一個犯了錯誤的小學生，站在老師面前任他責罵，半句話也不敢回答。

「老李，等我回來再罵吧，要送飯去了。」

王金山說着，李林這才停止了罵聲，把預備好的一担飯菜交給了他。

王金山再也不像過去一般嘴裡哼着廣州小調快跑了，只是默默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向着細雨濛濛的道上走去。

「還不知道第三連的陣地有沒有轉移？如果我回來晚了，不要等我，你先吃飯吧！」

走了幾十步，王金山忽然又轉回來。

老李似乎感覺剛才罵得太厲害了，連忙像安慰孩子似的說道：

「路上太滑，走路要小心，我會等你回來吃飯的。」

#### 五

已經晚上九點半鐘了，還不見王金山回來，李林非常着急。實在爲了肚子餓得太難受，他先吃了一碗白飯，留下來的茶絲毫也沒有動。

李林跑去屋外一望，雨點灑在頸內怪難受的。地上的凹處積水很深，腳一踏下去，破鞋裡便盛滿了水。他悵望着黑茫茫的原野，東邊响着劇烈的砲聲，機槍聲，有時火光像閃電似的亮了一下又消滅了，老李很有經驗，知道這準是漢奸在放信號槍。

——金山到那裡去了呢？也許找不到三連的陣地；但他也該挑着飯回來，等明早再去找。該不是戰爭太激烈，他中了流彈？或者是在路上被敵機炸了？他是黃昏時候去的，難道也會遇到敵機？呵！或許他一時心血來潮，也隨着弟兄們衝鋒去了？不，我想他不會這樣容易感情衝動，何況他對於瞄準並不高明。那麼，爲什麼這時還不

回來？他不會因為我罵得太兇了，就索性在那個小酒店裡喝個爛醉，不敢回來挨我的罵吧？不，金山究竟是個好人，他不會這麼胡鬧，也不會因為我的責罵而懷恨我的。他一定找不到三連的陣地，飯還沒有送出去，任務不完成，他是不會回來了。

李林像呆子似的站在雨中，任雨淋了大約有一刻鐘，才失望地回到廚房。他用一雙腳攤開了堆在一旁的稻草，像蝦子似的，縮着兩條腿，和衣躺在上面。他又隨便伸手一摸，就摸到了王金山的一件破大衣，用來當着毯子蓋上，立刻感到全身溫暖。他就心王金山究竟不知道今夜的生死如何，任他怎樣鎮靜也睡不着，腦子裡老是印着那天在馬路上看到被炸死的傷兵那些血肉模糊的印象。

## 六

第二天清早，雨已停止了，天氣有放晴的模樣。李林把飯菜燒好，先打發送飯的走了，然後再開連長他們的。今天他再也不想往日一般那麼小心地放鹽放油了，他掛念着金山爲什麼到這時候還不回來。如果昨天不發生那件事，沒有罵過金山，李林還不至於這樣難過；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只希望能夠見到他。

「老李，老李，不好了，金山……死……死……死……」

郭才義慌慌張張地從外面跑來，老李好像並不十分驚訝似的，只是用着懷疑的口吻問：

「怎麼回事？快告訴我！」

「方才我從王家溝來，在路上看見一挑飯，旁邊有一灘血跡；我認得出，那担子是我們連上的，而且是金山天天挑飯用的。」

「你怎麼知道他死了？」

「我特地跑去戰野醫院詢問，是不是金山被炸傷了抬在那裡醫治？看護兵王貴說：王金山是昨天晚上送飯去，在路上被流彈打傷了，抬到醫

院的時候還沒有斷氣，他說：『誰去告訴老李說我死了，要他趕快把飯送到三連去。』」

「那麼現在呢？」

老李的眼眶紅了，但淚珠並沒有流下來。

「現在，現在早埋了！」

老李的心劇烈地痛了一下，他頹然地坐在地上，對着那件被金山穿破了的大衣，和他最愛用來買酒吃的小綠洋磁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 七

李林代替王金山的職務，已經有八天了。本來王副官絕對不願意他幹這工作的，可是李林一定這樣做：一來爲了遵守老朋友的遺囑，他要繼續爲三連的弟兄送飯；二來這工作比較艱苦危險，他不願意加到別人身上去。

是一個氣候暖和得像春天一般的下午，在一座被炸倒了半邊的廟裡，坐着一個三十多歲的伙夫，旁邊放着一担雪白的飯；廟後那幾株掉了葉子的樹上，有兩隻烏鴉在咕噪地叫喚着，似乎暗示人們將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一般。

從遠處的樹林裡走出五個人，裡面一個穿軍裝的女人，她是戰地服務團的團長，剛隨着軍長他們到前線視察回來經過此地的。伙夫見了軍長也不站起來立正，只是很傷心地流着淚。軍長他們也沒有理會他，因爲傳令兵送來了一件很重要的公事，他和黃參謀到前面的村莊商量去了。

「同志，你有病嗎？」

女的連忙從身上取下救護袋來，又要勤務兵在熱水瓶裡用瓶蓋倒了半杯水，然後小心地滴下幾點藥水，送到伙夫的面前；伙夫的手一揮，幾乎把水打翻了。

「那麼你是頭痛嗎，我這裡有萬金油。」

「不是，不是！」

「同志，你該沒有受傷吧？」

「唉！討厭，丟那媽！」

伙夫幾乎氣得要跳起來了，他的淚越流越多，

呼吸也越來越急促，臉孔漲得通紅了。這弄得那位女的莫名其妙起來，她想一定是伙夫受到了意外的打擊才這樣傷感，爲着同情心與好奇心的驅使，她非明白個中究竟不可。

「同志，你的痛苦可以告訴我嗎？」

「唉！唉！都死了，都死了，丟那媽的日本鬼子，大砲把我們第三連的弟兄都活埋了！」

「啊！原來如此……」

她也感到傷心起來，連忙打發勤務兵先走了，自己坐下來陪着他，溫柔地安慰他道：

「同志，我們弟兄是死不完的。敵人的砲火雖很猛烈，但我們有的是血和肉，有的是不怕死的勇敢精神；哭是沒有用的，我們需要再接再厲地和敵人拚命！」

「實在太使我傷心了！」李林用袖子擦乾了眼淚，那麼清楚地說着：「昨天晚上我去送飯，他們還是好好的。王貴華說：『老李，你明天要多送些飯來，沒有菜倒不要緊，飯要吃得飽才有力量殺鬼子呀！』李五寶也說：『老李，你要當心敵機的機關槍向你掃射，你如果死了，我們都沒有飯吃了。』最使我難過的是那個和我同年的阿邱，他說鬼子要來佔領我們的陣地，整天用大砲來轟，但我們決不讓他們過來，一定要死守戰壕。唉！現在他們是真的死守戰壕了……」

說到這裡，李林的眼淚又像滾珠似的瀉了下來。她從來沒有看見一個男人這麼傷心地哭過，也被感動得流下淚來。

「丟那媽，我再也不當伙夫了，要上最前線殺鬼子去。我要替王金山復仇，替三連的弟兄復仇！」

李林的情緒突然轉變成憤慨、痛恨、勇敢。他的眼裡收斂了淚光，放射出憤怒的火焰。他突然一骨碌站起來，拿起扁担，朝着有砲聲的地方奔去了！

（註）「丟那媽」是兩廣罵人的土語，相當於北方的「他媽的！」



近日來，在工作時常會感覺眼倦，難得今天是星期日，準備睡足一整天，補充一點精神。然而，這個理想並沒達到，剛敲八點，「嚶！嚶！」我的美夢被打得粉碎。我暗恨太太對於孩子過於放縱，任其翻天覆地吵個不停，影響我的睡眠。

於是，我憤怒地衝出房門，準備給太太一點顏色看。嘩！兩個小頑皮，各人手里拿了一支木棍，正在大演黃飛鴻。他們瞧我臉色鐵青，知道有點不對，立刻乖乖地靜了下來。

「不要再吵鬧！」我一邊說一邊走去太太的睡房，見她躺在床上呻吟，顯得很痛苦的样子。

她一眼看到我，便想爬起牀來。

「病嗎？再歇一會吧！」我將她按下說：「今天是星期日，我沒上班，妳可安心休息，家裡的事務可由我代勞。」

太太對我解釋：「今天六點半便起床，想下灶燒點開水，不知怎的，頭部痛得像要爆裂般，真難受！」她又用手摸着面額，繼續說：「我剛服下一包頭痛粉，相信片刻就會好的。」

「沒關係，家裡的雜務我會做，妳多睡一刻吧！」

太太睜大眼睛望着我說：「你會嗎？」心裡還似乎不放心。

「笑話，連這點細務都不會，也不配稱為『一家之主』了。」

這樣，我便開始客串一次家庭主婦。首先將壺盛滿了水，然後塞滿一灶的柴，潑上半瓶煤油，用報紙生起火來。可是，當我把一大堆的碗碟洗淨，回頭往灶裡一瞧，火滅了。再把煤油倒下半瓶，立刻死盡復燃，火焰熊熊。我正暗自高興，但發覺滿屋子都是煤煙，眼淚都被薰了出來。

突然，「碰！碰！」像有炸彈在我的耳朵邊爆發。「糟了！」我不禁大喊起來。太太被我吵醒，驚惶地跑來看個究竟。幾個孩子也圍攏起來，好奇地望着我。當太太把火弄妥了以後，回頭望着我發笑，並對孩子們說：「你們的爸爸今天主演『張飛大鬧當陽橋』呢！」我覺得莫名其妙。

接着，太太拿一面鏡子給我，說：「瞧！看你成個什麼樣子？」我往鏡中一瞧。哎喲！我的天，滿臉都是煤灰，真的成了活張飛了！但我還為自己辯護：「這不過是柴濕和灶小的原故，妳再休息一

## 黑 色 的 星 期 日

會兒，待我把菜煮好才叫妳，不叫妳誇獎才怪！」不等太太開口，便把她推進房裡，一手牽了小明作伴上菜市去。

選擇了幾尾新鮮鯉魚，再添了兩毫子青菜，準備好好地燒一頓美味的菜，讓太太嘗嘗我的手法。

回到家裡，我第一步將魚去鱗開肚，這些工夫是從太太那裡「偷師」學來的。接着，就是洗菜、淘米……

最小的孩子忽然哭嚷起來，大概是肚子餓了。當我想去泡牛奶時，才發現壺裡的水還未燒開。這情形當然不敢讓太太知道，只得吩咐阿平到咖啡店去買一瓶現成的回來「冒充」，並叫阿平保守秘密。

好容易才把米給下了鍋，回頭便得替孩子們洗澡，一心想把他們打扮得出色些，務使各項事情辦得有條不紊，好叫太太佩服。

當我回到廚房，便嗅到一種難聞的氣味，原來飯煮焦了。我急不及待的把飯鍋拿起，但手被燙得要命，立刻又將飯鍋丟下，幸而飯沒倒掉，鍋也沒破，不然這餐準要挨餓了。然而，十個指頭已有八個起了泡，像針刺般的痛苦。

太太聞聲驚起，急用肥皂泡替我治手傷，並說如果早聽她的吩咐，也不致鬧出如此的笑話。

至此，不得不向太太投降，只好把任務交還給她。

想不到她竟會挖苦我說：「你們男人是無所不能的，才配稱為『一家之主』呢！」我只有報以苦笑。

瞧太太做菜，既輕鬆，且快捷，似乎毫不費力。

在吃飯的時候，我有點難為情，因為大好的白暹米給我煮焦了。太太還指着盤裡的青菜問我：「瞧，這是什麼菜？」

我誤會是洗不乾淨，忙分辯說：「不乾淨？」

「我是說你洗得太乾淨了，未煮便先爛。」

接着，大家的筷子又向鯉魚進軍，當把魚肉送到口裡，都不約而同的又吐了出來。

「賣魚的真是個騙子，這魚肉不但新鮮，而且帶有苦味。」我對太太說。

「鬼話！鯉魚買回來時是活生生的，豈有不新鮮的道理？一定是你在破魚肚時，把魚胆弄破，所以整條魚都苦澀了。」事實擺在眼前，再也不容我強辯，只好低頭叫聲「太太萬歲。」

# 不能降服的女子

毛姆著  
鍾劍聲譯

譯前小引——殘酷的戰爭，往往令人們在太平時深隱骨子裏的本來性格暴露無遺。戰爭一方面表現一些忠貞之士的堅決性格和高尚行爲，另一方面則揭露一些無恥之輩的懦弱性格和乞憐的行徑。這就是本故事的中心題意。

故事裏的女主角在戰爭降臨期間遭逢了飛來橫禍。故事裏的男主角雖然征服了她的肉體，可是征服不了她的聖潔靈魂。他雖事後深深地表示懺悔，但她絕不肯寬恕他。她永遠忘不了白壁玷污之辱，更忘不了家仇國恨，在她的心坎深處永遠存留着悲恨。直到一天，她巧妙地刺傷了他的心，她報復後，她的悲恨始消解。這創傷對他是種痛苦的教訓，是種痛苦的懲罰。

他走回進去廚房。那老年人仍倒臥在被他毆打的地方，面部鮮血淋漓，而且正在哀痛地呻吟着。那中年婦人緊靠牆壁正恐懼地注視着他的朋友——威里。當他走進來時，她立即高聲地號啕起來。威里坐在桌上，手裏緊握着一支手鎗，有半杯酒放在他身旁。他，漢士走到桌旁，斟滿他的酒杯，然後一口飲了下去。

「年輕人，你表現得好像有麻煩困擾你。」威里笑着說。在漢士有血污的面上，可以看到五個顯明的手指甲抓過的痕跡，他謹慎地伸手撫摩他的面孔。

「如果她有能力的話，她會挖去我的眼睛，我要找些啤酒來塗上去。你是不是打算學我一樣，享受一些樂趣？」

「天色已經不早，我還應該做嗎？」  
「不要這樣優，如果是天色晚了，我們也不會迷路的！」

夕陽的斜暉，正照射進這間茅舍的廚房，使威里遲疑了一陣。威里的年紀很輕，面容褐黑而消瘦，以前是都市裏一名服裝設計師。他不願漢士小覷他，於是站起來走到漢士從那兒進來的門

去。那婦人猜測到他將要做些什麼，她馬上高喚一聲，然後撲上前去。

「不，不！」她嚷着。

漢士走前一步，站在她的面前，抓着她的肩膀，猛烈地將她往後推。她的身子擺動了一會兒，就倒臥於地上。他馬上又取過威里手上的手鎗。

「你兩個（包括地上那老年人）不許動。」他狂暴地用法語說，但却帶着很重的德國音調。他又向門口的威里點了點頭：「去罷，我會照顧他們的！」

威里去了，不一會折了回來。

「她失去了知覺。」

「那怎樣了？」

「我不能做，那是邪惡的。」

「笨蛋，你就是這麼樣沒出息。」

威里臉紅起來。

「我們還是繼續我們的行程好。」

漢士輕蔑地聳了聳肩。

「我喝完了這杯酒就走。」

他感覺舒暢，並喜於在那兒耽擱一些時候。

他們大清早就因有公幹而啓程，駛的是摩托脚車，後來感到脚部酸痛不已而停歇下來。幸好他們已離開蘇鎮只有約十五公里，他們希望能幸運地在這兒找到個地方憩息。當然，假使那女子不愚笨地頑抗，這事或許不會發生。原來他們途中迷失了路，他們曾詢問一個正在田裏工作的農夫，那農夫又給他們指示了不正確的方向，致使他們闖入一條小徑。於是他們又走到上述的那間茅舍去問路，他們都很有禮貌，因爲上峯命令他們要好好對待那些奉公守法的法國百姓。門開處，他們見到了那個女子，她告訴他們她不清楚往蘇鎮去的道路。然而他們推門而入，後來那婦人（漢士推測她是女子的母親）出來指示他們。這一家三口，老農夫、農夫的妻子和那女子剛巧喫完了晚餐，桌上仍放着一瓶酒。這提醒了漢士的飢渴，他自午後即不曾有一點水進過口，於是他們向他們要那瓶酒。威里則在旁聲明出高價買酒，他是好青年，不過軟弱了一點。他們是戰勝了的德軍，正可取其所欲，那些被征服者是不敢反抗的。

農婦拿了兩瓶酒放在桌上，威里自口袋裏掏出了廿法郎來給她，但她並不道謝。

「你們到這兒來問路，現在你們知道了。」那女子道：「喝完你們的酒，立刻走吧！」

漢士先前並沒有注意她。她不算美麗，不過她那烏黑的眸子和筆直的鼻樑，也很動人。自戰事爆發以來，他便聽人談及法國女子，她們秉有一些德國女子所沒有的特點。威里說她們的優點在於一些精美的地方，漢士問他這是據何而說時，他只能叫漢士自個兒去領略和尋覓。幸好這次他們會在巴黎逗一週，他將能親自去發現法國女子的特點。

「喝完妳的酒，我們走吧！」

然而，漢士一時感到舒適而不願立即離去。

「妳並不像個農家女。」他對那女子說。

「那又怎樣？」她回答。





「她是個教員。」她的母親說。

「那妳受過很良好的教育。」他聳一聳肩，然後，他又幽默地用不純正的法語繼續說下去：

「妳應該明白這件降臨法國人民頭上的事，對於你們是最好不過的。我們並沒有宣戰而是你們先宣戰的。現在我們要將法國好好整頓一下，我們要教導你們工作，你們要學習服從和守法。」

她狠狠地盯着他，一雙眸子露出憎恨，但却緘默不語。

「你喝醉了，漢士。」威里說。

「我像法官一樣清醒。我只是將事實告訴他們，想他們會馬上明白的。」

「他說得很對。」她情不自禁地高聲喊出：「你醉了，現在走，走！」

「哦！妳也懂得德國語。好，我就走，但妳必須先給我一個吻。」

她慌忙往後退一步，迴避他，但他上前摟着她的腰。

「爸爸！」她喊着：「爸爸！」

那農夫瘋狂地撲了過來，漢士放鬆了她，然後盡力揮拳朝他的面門撲去，他馬上蜷曲着倒於地上。接着，他在她能逃避之前摟住她的雙臂。她揮掌搗了他的面頰一下……他猙獰地狂笑。

「當一個德國軍人要親妳，而妳竟這麼對待我，我要妳……。」

他捉住她的雙臂，粗暴地拖她出門去。可是，她的母親奔前抓緊他的衣服，企圖將她拉開。

他一手緊擁那女子，另一手把那婦人猛然一推，她立即頹然往後退至牆壁。

「漢士！漢士！」威里喊道。

他用手掩住女子的口，使她叫嚷不得，將她拉出門去。這事就這樣發生，你要承認這是她自招其禍，她不應搗他。倘使她讓他吻的話，他會躊躇滿志的離去。這時他向臥在地上的農夫望了一眼，禁不住一陣得意。他看看那緊貼着牆的婦人時，他的眼裏流露一種淫邪的笑。

「那是沒有甚麼可哭泣的，老婦人！」他邊說邊掏出銀包：「瞧，這裏是張一百法郎的鈔票，妳的女孩可以用這去購置一襲新衣。」他將鈔票擱在桌上，再將頭盔放回頭去，大聲地叫嚷：「我們走！」

他們猛力地把門關上，跨上摩托車揚長而去。於是農婦步入客廳，看到她的女兒躺在睡椅上，正痛苦地抽搐着，哽咽着。

三個月後，漢士重返蘇鎮，他曾伴同大軍直入巴黎、特爾斯、波道士。他似乎很少參與戰爭，所見到的法軍都是俘虜，戰爭對他他從未想像過的遊戲。暫時性的休戰後，他在巴黎住了一個月，也曾郵寄相片和禮物回那在巴維利亞的家。

威里對巴黎市瞭若指掌，他被留駐在巴黎。不過漢士却被派往蘇鎮，加入駐紮在那兒的部隊。那是個可愛的地方，食物豐富，每瓶香菸酒不超過一馬克。大軍向蘇鎮開拔途中，他又經過那家農舍，心想再去探望一下那女子該是一種樂趣。他要順便送她一雙絲襪子，表示他對她並無惡意。因此，一天下午，當他無所事事時，他將絲襪子塞在袋子裏，騎着摩托腳車去了。那是個可愛的秋天，長空萬里無雲，風吹在身上很涼爽。他找到了那家農舍，但他並不叩門，只是轉動門栓大踏步而入。那女子正坐在桌上剝馬鈴薯的皮，當她發見穿着制服的軍人時，立刻慌張地站了起來。

她認得他，把背靠着牆壁，緊握刀子在手裏，說：「原來是你！」

「不要緊張，我不會傷害妳。瞧，我給妳帶了一雙絲襪子來。」

「拿回去，你也回去。」

「快把刀子丟下，否則，妳就會被傷害。」

「我不怕你！」說着，她把手裏的刀子跌落地上。

來將刀子撥近身旁，涎着臉說：「我可以替妳剝些馬鈴薯嗎？」她不同答。

他俯身拾起刀子，又從碗裏拿了個馬鈴薯來剝，同時對着她說：「那天酒素滲進了我的腦袋，妳便遭遇了一件不好的事。可是，女人們都說我不是個難看的男子。」

她輕蔑地將他上下端詳一番，罵道：「滾出去！」

「到我高興的時候我就走。」

「假如你不走，我的爸爸就會去到蘇鎮，向你的長官提出控告。」

「啊！我是奉命與法國人聯絡情誼，控告也沒有用。」他指着她問：「妳叫甚麼名字？」

「那不是你份內的事。」

這時她的面頰泛起紅雲，眼裏的怒火益形熾烈。她比他記憶裏的她更美麗，幸好他不會做得太可惡。她的外表充分顯示她是個高雅的女子，這引起他的興趣。

「妳的父母親在那兒？」

「在田裏工作。」

「我的肚子餓，請給我一點麵包、乳酪和一杯酒，妳可相信我會付賬的。」

「我們三個月沒有看見過乳酪，也沒有足夠的麵包充饑。一年前法軍拿去了我們馬匹征戰，而現在殘酷的德軍又奪取了我們的牛、我們的豬、我們的家禽、我們的一切。」

「他們都清了賬。」

「我們能够吃下他們給我們的那些無價值的鈔票嗎？」

她禁不住哭泣起來。

「妳餓嗎？」

「我不餓。」她痛苦地回答：「我們吃馬鈴薯、麵包、蘿蔔、高荳，吃得有如皇帝一樣快樂。明天，我爸爸要到蘇鎮去看看可以不可以買到些馬肉。」

會給妳帶來些乳酪，同時我想我可以得到一點火腿。」

「我不要，我決不要摸一摸你們強搶來的東西。」

「妳等着瞧吧！」  
他戴上頭盔，站起來，傲然地步出門去。十天之後，他又走入那家農舍。這回，他在廚房裏遇見那農夫和他的妻子。當他進來時，他們輕輕地瞥了他一眼，但沒有絲毫的驚異。顯然地，他們已經知道他上次的造訪。

「我給你們帶來了些禮物。」他興高采烈的說。他解開了他帶來的包裹，拿出一塊乳酪、一塊豬肉和兩罐沙丁魚。

「我們上一回有一種誤會，那是我的不對，不過妳不該干涉我。」

這時候，那女子走了進來。  
「你在這兒幹什麼？」她粗聲大氣地叱責着，又把全部食物扔到他身上去。「拿回去，拿回去。」

可是，她的母親搶步上前，拾起那些東西，說：

「安尼華，妳發瘋了。」  
「我不接受他的禮物。」  
「這是他們強搶來的東西，原本都是屬於我們法國人的。」

漢士用嘲笑的眼光看着那女子，問道：  
「安尼華，這是個多美麗的名字。妳不高興我送妳父母一些食物？妳說你們三個月來未曾喫過乳酪。我沒辦法得到火腿，我已盡了我的能力了。」

農婦將那塊肉拿在手裏，再按在自己的胸前，她幾乎吻了上去。

安尼華的面頰滿是熱淚，但那不是感激。「這是恥辱。」她悲哀地說。

「接受一些乳酪和豬肉，怎會有恥辱？」  
漢士坐下燃着了一根煙，接着又將煙盒遞給

老農夫，他遲疑了一刻，終於抵不住那強烈的誘惑力，取了一根，仍將煙盒遞回過去。

「全拿去吧，」漢士說：「我可以得到更多的這個。」他吸了一口煙然後自鼻孔噴出煙雲來。

「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做朋友呢？過去的事不能彌補嗎？戰爭是戰爭，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我曉得安尼華是個受過教育的女子，我要她不把我估價得太差。我希望能在蘇鎮駐留多些時候，那末我便時刻帶些東西給你們。我們要努力對這鎮上的人表示親善，但他們不讓我們這樣做。我們在街道上經過時，他們甚至不肯看我們。實際上，上次我跟威里在這裏所幹的事，純然是意外的意外。你不必怕我，我會尊重安尼華，一似她是我的胞妹。」

「爲什麼你要上這兒來？你爲什麼不讓我們處理自己的事。」

他真不知因由何在，他不願說他企求一絲兒的友誼。在蘇鎮，那緘默的敵意圍繞着他們，更滲入了他的神經。因此，他有時願意走到法國人面前讓人揮拳擊倒自己，有時這幾乎會使他哭泣。

設使他有個受歡迎的去處，那該是美好的。當他說他對安尼華無慾望，他是吐露了真情。她並非是他所期望的女人。他心目中的女人是個子高大的，豐滿的，碧眼睛的，好像他一樣有着卷髮的；另外，他喜歡壯健而懂得打扮的女人。安尼華的長鼻子，黑眼瞳，蒼白的面龐，她都認爲不值得注意。假使他不是被德軍的大獲勝利所刺激，假使他不是那樣的被乏和得意，假使他沒有將全部酒灌進空虛的肚皮，他絕不會想到跟她發生任何的關係。

兩星期以來，漢士未得機會離開軍部。他心裏想：自他上次將食物留在那家農舍後，那對夫婦必定像虎狼一樣吞嚥那些食品，但他懷疑安尼華會否也在一塊吃？他知道她恨他，但他覺得她應該這樣恨他。他素來是很得女人歡心的，假如有一天她會愛上他，那將是奇蹟。他對自己笑起

來，眼裏又顯現一種陰險。

終於，他又獲得機會到那家農舍去。他帶着乳酪、牛肉、糖、一罐腊腸和一些咖啡。不過這回他遇不見安尼華，她正和她父親在田裏工作。

老農婦正在庭院，當她看到他攜來的包裹時，眼裏就閃出喜悅的光輝。她引他入廚房去，當她拆開包裹時，她的手微微地戰抖着。

「你太好了。」她說。

「我可以坐下嗎？」他很有禮貌的說。

「當然可以。」她向窗外望。漢士推測她是在探看安尼華有沒有走來，她希望女兒不會來。

「我可以給你一杯酒。」

「我很高興。」

他敏銳的分辨出：她對食品的貪婪使她對他友好，最低限度是願意和他妥協。

「妳喜歡腊腸嗎？」

「那是佳餚。」

「下次我設法再帶多點來。噢！安尼華喜歡嗎？」

「她根本不動你留下來的東西，她說她寧願挨餓。」

「愚蠢！」

漢士一面喝酒一面很和善地和她聊天，他得知她是伯里亞夫人。他詢問她家裏是否還有其他的人，她吁嘆。他們原有一個兒子，戰爭肇始即召去服兵役，後來便死了。可是，他並非壯烈地戰死沙場，而是患肺炎死在醫院的。

「我很抱歉。」漢士說。

「或許他早逝比生存更好。他有好些地方和安尼華相似，他絕不能忍受兵敗之恥。噢！我們被人利用了。」

「爲什麼你們要爲波蘭人而戰？他們對於你們有什麼價值呢？」

「你說得對。假如我們讓你們的希特拉佔領波蘭，他會不干擾我們的。」

（未完）

# 藝聯劇團與「秋海棠」

林清

新加坡藝聯劇團是集合各界人士組成的業餘劇團，第一次和觀眾見面是在今年一月公演的曹禺名劇「北京人」，演出相當成功，在觀眾中早有定評。可喜的是在「北京人」演出之後，接連在新加坡上演的有三個劇：那是藝術劇場的「夜店」，國泰機構演員訓練班的「大馬戲團」，和南大戲劇會的「釵頭鳳」，使沉寂多時的劇壇頓呈蓬勃現象，這實是一個偉大的貢獻。

現在，藝聯劇團又定於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一連八天，在維多利亞新戲院公演「秋海棠」。近年來，業餘劇團一口氣連演八天的，這還是個創舉。相信由「秋海棠」始，話劇的演期將普遍延長，藝聯劇團這一大胆嘗試，是值得戲劇工作者特別重視的。

「秋海棠」曾經拍過兩次電影：一是呂玉堃、李麗華主演的；一是嚴俊、章偉主演的。在上海首先將「秋海棠」搬上舞台的，是石揮、丹尼等領導的苦幹劇團，當時在上海曾經連演一個多月，盛况空前，轟動一時，創話劇之賣座紀錄。以後在南京、漢口、天津、北平各地上演，都受到空前的熱烈歡迎，成為觀眾們普遍愛好的熱門戲。本來，在國內各大都市中，話劇的觀眾並不算普遍，遠不如京劇的觀眾多。但自「秋海棠」公演以後，話劇的觀眾數量，有了顯著的增加，

而且推廣到社會每一行業人士。因此，對話劇的發揚和普及，「秋海棠」一劇確有不可磨滅的功績。此時此地，藝聯劇團不畏艱巨，毅然推出「秋海棠」，實有其更深刻、更積極的意義。

「秋海棠」全劇五幕七景八場，序幕是以京劇演出，全部角色達三十，規模之龐大，處理之繁難，非具有良好條件及相當魄力的劇團，是無法演出的。業餘劇團一切條件均不如職業劇團來得方便，再加上星馬地區的環境限制，以一個新成立不久的業餘劇團，居然第二個戲就將「秋海棠」推出，演出成績如何姑且不論，即以此種苦幹精神和無畏魄力，已足使人為之欽佩。

「秋海棠」是以北洋軍閥時代為背景，描寫京劇藝人秋海棠一生的悲慘遭遇，故事曲折，情節動人。在劇本中，秋是一個年青有為的京劇藝人，某次偶然遇到被軍閥袁寶藩強迫成婚的姨太太羅湘綺，由於兩人同為被軍閥所壓迫，社會所輕視的可憐人，不覺發生了愛情。袁之馬弁季兆雄知悉此事，因敲詐不遂，即在袁之前面揭穿。袁大怒，用利刀將秋的面部劃傷。茲後，秋因面部疤痕，無法登台演唱，攜女梅寶避居鄉間，十五年後戰亂遷居上海。秋貧病交加，淪落在戲院中充當武行，因勞累過度，時常吐血。梅寶為醫父病在茶館賣唱，無

意中邂逅其母羅湘綺，母女重逢，急趕至戲院尋秋。秋見羅來，羞愧難當，衝出前台，終因精疲力盡，暈倒在台上。待將秋抬回後台，已奄奄一息，終在羅的懷抱中逝去。

「秋海棠」所描繪的京劇藝人的生活逼真而深刻，台詞及一些小動作都很傳神，原著者秦瘦鷗對此是有確切的體驗的。京劇可說是中國戲劇的代表，有關京劇的論著記載亦相當豐富，而對多采多姿的京劇藝人的生活描述則為數寥寥，寫得真切生動的更屬罕見，但「秋海棠」在這方面足可稱為代表作。劇本中主要的故事發展，曲折悽慘，非常緊湊，再襯以軍閥的專橫殘暴，社會的冷酷無情，更為本劇生色不少。

關於人物的塑造，全劇共達三十個角色，安排得相當成功。性格特別突出生動的，如外柔內剛、振奮有為的秋海棠，溫柔純靜、嫺淑善良的羅湘綺，粗野殘暴的袁寶藩，陰森奸險的季兆雄，慷慨激昂的趙玉崑，天真可愛的梅寶，就造型來說，却各有其獨到之處。

佈景共達七堂之多，設計和製造決非普通的戲劇可比擬。其中以第三幕的督軍府最堂皇富麗，並且需要一座樓梯，這次藝聯劇團演出不知是如何設計的。以前國內各劇團上演「秋海棠」時，或有或無，並不一致。就戲劇效果來說有樓梯

比較好，但在處理及設計上要花更大的功夫。

序幕的安排，是最具匠心的一幕。序幕是由秋海棠演唱京劇「女起解」，袁寶藩和羅湘綺因為全院客滿，就坐在台上看戲，因而所有的觀眾無形中變成演員。這一幕的運用，是頗為新穎而聰明的。「女起解」雖只演一頭一尾，不過十分鐘左右，但飾演秋海棠的演員，必須會唱京劇，而且要唱得好，京劇又非短時間可以學好的，這是演秋海棠最困難的問題。石揮對京劇多少是有些研究的，但在「秋海棠」序幕中所演的「女起解」，印象中不算高明。希望這次藝聯劇團演出時，特別注意序幕的一些問題。

道具相當多，尤其是第一幕及第五幕第二場的戲院後台的京劇用品，在新加坡裝備起來相當麻煩，而且如果沒有內行指導，會弄出笑話來。效果的情形也正相同。聽說藝聯劇團已聘請南洋大學教授賀師俊、閔守恆二位擔任顧問，並且在向平社請教，相信有關京劇的問題，當可迎刃而解。

藝聯劇團籌備「秋海棠」的演出，前後達一年之久了，就「北京人」演出的認真及實事求是的作風來看，相信在各方面都有更進一步的表現。

值此星馬劇運正在發展的情形下，藝聯劇團不惜功本和無比魄力，推出五幕七景的「秋海棠」，實在是值得慶幸的，在此謹祝藝聯劇團演出成功。

# 從湖到海

· 選 詩 ·

老實說，這種近於清教徒的教書生涯，我是愈來愈厭倦了。盼望着，盼望着，假期終於到來。

我告訴一個姓洪的同事，想先到一個地方靜養幾天，然後便開始到更深的內地去走一趟，假如時間充裕些，還想取程到東海岸去。

「你要靜養幾天，何不到太湖去？我在那裏有一個房子，你要住上三四天或一個星期，都是很方便的事。」

我領首，接受了他的好意。

X X

車子，在兩旁濃密的無名樹叢穿過去，在陰涼遮天的高山脚下挨過去，一個轉灣，一個抹角，就已經望見了蒙着薄紗的太平山。

「這地方你有來過嗎？」姓洪的同事問。

我搖了頭，眯着眼從車窗望這小城的每一角。

下了車子，當他站定下來，就說：「……我在這裏過了半生，但我對她的愛還是一分不減。」

細雨小得就像水氣，四處飄着，飄着，這小城顯得份外溫柔。

「此刻先到我的房子休息，等明天一早便上太湖去。」

「太湖！」我心裏忽然呼應着。

X X

天一亮，推窗一瞥，外面仍是沉重的濕氣，白茫茫的霧瀰漫着。

天是日出前那種安份的幽靜，我們走在平坦的路上，那夢想中的太湖呈現在眼前了。

湖面印了天，印了山，也印了樹，那麼一些不泛水紋，比最平最亮的鏡還要平還要亮。

洪不說話，我也不說話。

走在露水很重的綠茵草坪，看那些奇異的樹，望那屹立湖沿的太平山，俯視湖底的反映……噢，是多麼的美啊！

太陽剛剛吐出金光，却又飄着細雨來了。我們都沒避意，仍然眯眼向前，還吹了一支「雨中行」的口哨。

一下起雨，湖色就愈撩人。花木、小橋、山峯、房舍……一切都在濕中，一切都浸在這水氣中。

「噢，羅曼蒂克深重的湖啊！」我心裏深深的喚道。

整個湖都走遍了，才又想起自己滿身的濕透。

「回去吧！」兩個人才又悄悄走回小城的路。

我再回頭看，那棵多情樹仍然伸越了小路，把梢頭彎將下來，緊吻着湖不放……

X X

洪一到了這裏，就變得格外的緘默，而且不時留下我一個獨自離去。

他的房子倒好，空氣足，又通光線。昨晚他一出，我就一個人扭亮了那案頭燈，細讀卡絲玲的「太陽的花朵」。

到了第二天的日暮時分，他那瘦長的影子才又出現在門旁，跟着疲乏地倒在牀上。

很久以後，我才聽得他迷迷糊糊地道：「明天就回了吧……」

我驚異着，說來這裏玩一個星期的不就是他嗎？

默默地，我望着他。他却用枕頭把臉蒙得更緊了。

外面的天色漸漸黑壓下來。房子裏再默不下，穿了衣，我們也就外出。

我們騎着自行車，朝湖畔的路走去，再轉幾個彎，湖就不見了。

「不上湖去嗎？」

「先到我一個舊朋友的家。」他說。

在黑暗中，他熟悉地踩着腳車前導，我緊緊尾隨在後，終於在一間馬來式的浮腳屋前停下來。

屋子透出了非常微弱的土油燈光，我抬起頭一看，勉強望見一個穿着沙籠的印度人，操福建話喚着洪，招呼我們進去。

坐定下來，又發現一個馬來化的華籍女人，梳一個頭髻，穿一件褪了色的花沙籠，盤坐在一角。

屋子是太過簡陋了。從微弱的燈光下，還可以看出那補過的阿答、破爛的糊紙和陳舊的桌椅。壁上還有一張女孩子的半身照，笑得很美很甜。

老印度人滿頭白髮，有一張年青時可能很俊俏而現在却已皺摺的臉，眼光就像那油燈一樣黯淡。「學校放假了沒有？」印度老



人跟我們交談起來，語音帶着非常的慈祥。他又說：「你們年紀青青，作甚麼都如意。我，人一老啦，什麼厄運都來了。」

洪說了些安慰他的話。

老印度人忽然坐正起來，嘆息地說：「四天前，我拿了七千塊公積金，回來上個廁所，就那末飛掉了。唉！」

洪怔住了。

「……七千塊，是他想了多少年的啦！」老女人半閉着眼睛低低地說：「他想要一輛德示，繼續謀生。……：唉！他的身體也不行啦！」

我望那印度人一眼，他正用手支頤，神情是非常的絕望。

我又望那壁上的少女半身像。

「這是他們的女兒。」洪對我

說。

我很爲詫異，「他們？」——一個印度人的爸爸和一個華人的母親嗎？

像片下面是一個陳舊的書櫥，上了鎖，借着微弱的燈光，還可以看出裏面裝滿了許多甚麼選集之類的書。

老印度人順着我們的注意也望了望那相片：「……她……再不回來了，一封信也沒有。」

「到今天還沒有一封信嗎？」洪問。

我再望那相片，分明還留着笑，很甜很美。  
燈仍微微抖動。

從那簡陋的浮脚樓出來，就望見了半隱半現的湖。

把脚車攔在黑暗的草坪上，我們沿着湖走。

天上閃着稀疏的星，湖底也閃着稀疏的星。

這樣走着，不時會碰上許多在黑暗中偎倚的男女。

多涼的天，多靜的天呵——遠遠飄過來琴聲，挑動人們的心弦。

終於歇了脚，我們坐在一張湖的石椅上。

風吹得背後那竹樹沙沙聲响。

「……我看我不能在這裏歇得太久，」他開口對我說了：「我已愈來愈受不住，愈來愈過不下去了！」

我回答不了甚麼，只是猜不透這本來很具風度的年青人的心事。

一直在沉靜了很久以後。

「就讓我告訴你，」他忽然挨近過來：「這或許是我的弱點，一個我自己無能爲自己解救的弱點：我陷於失戀的痛苦。」

又一陣涼風撲了過來。

「當我失業的日子，我就與剛才在那屋裏見過的相片上的女子戀愛。那時我的生活過得苦，她總是伸出手來幫助我，體貼我，愛我，她比親妹妹還親切地照顧我。她的異父，她的母親，也都把我當兒子一般地看待。……那真是我幸福的日子！」

稍停了一會，他又說：「可是

，她去了，沒通知我一聲，沒通知她家裏一聲，她一個人跑到老遠的新加坡去。她懷了甚麼恨呢？」

「你不知道這動機？」

「……我也不懂，或許由於不滿，由於理想，由於熱望，但她至少要有一聲通知啊！」

風吹得很有涼意，湖底的星在搖曳着了。

我的心却慢慢激動起來。「一個孤身女子，到一個人事複雜的大都市去……」我在想。

洪此刻也再不能抑制自己的那份感情，他告訴我更多有關她的身世。

這個女子很不平凡，兩歲那年被現在的這母親從洪流裏救下來，事實上就不是親母。過後，這母親和那印度人同居，因而也并非親父。然而，他們都很愛她，都很關心她。

這女子只受過小學教育，自信心強，有志氣。她很早就外出謀生，當過女傭，也當過工廠女工，却還是時時不忘苦讀。她比任何女子都早熟，「十六歲就已動了情，感情豐富得好像溢出來的蜜。」她的情風太大胆，太不保守，交朋友男女不拘，種族不拘，因而也很惹一般人的逆眼。

「……或許，她太受了書本的影響。或許，這根本只是一種衝動……」他緩緩地說，我好像看到他那蹙緊的眉頭。

「是的，或許都由於一種衝動，但這並不是壞事。」

我的內心的衝擊是愈來愈厲害了，好像被一種甚麼網絡住。我感動，是因爲她的這種舉動的大胆；我同時也痛苦起來，這是一種對自己的無能的譴責。

回到房中，我久久不能闔眼安眠。

我們又回到太平來了，那是由於洪對湖放棄不掉的眷戀而來的。

睽別這湖，剛好正是一個星期。

我喜歡在湖畔輕輕挪動脚步，最好是在那獨木橋上靜靜坐着，望着那碧青的湖水，望那碧青的天，聽着啞寂中的幾聲鳥鳴。這樣，我會獸上至少一二個鐘頭，直到太陽的金光閃在湖面。

太陽正好，這是個晴朗的天。

洪碰上一個朋友，很年青，看模樣是學校的教員。

他們談着，說「她」回來了。我一猜想就是那女子，從洪臉上的驚異與關切我得到了証實。

她回來過一次，就在上星期我們離開太平後的第二天，一直逗留到昨天才又去到新加坡。

「這是多麼不巧的事！」我聽見洪大聲的感歎。

「她還帶來一個消息，說是準備動程赴英。」那做教員的朋友繼續說：「是的，是到英倫去，而且帶了什麼格式紙回來，那異父也已經簽了字，大約在二三個月內就動身。」

洪顯得非常躁急：「她怎麼走

得了？」

「大約是隨他做工的那家英國人去的——那英國人是在『馬來亞化』下丟了這裏的職務。」

洪是整個人痴痴的了，直到離開了少有喧鬧的湖畔。

× ×

不過是一個月以後，我接到教育局不申明理由的離職信，把我的註冊給吊銷了。

這對於我倒不算怎麼一回事，放棄了學校工作，新加坡便是我朝向前去的一個方向。

我只帶了兩件行李和一顆激動的心，誰也沒有通知一聲，讓快車載着我走了。

到了新加坡，我不時躑躅於紅燈碼頭，在那裏望湛綠的海，望多雲的天，望那大小輪船。有時我更爬上亞洲大廈，遠眺那一片深藍的海，幻想自己有一天會投到它的懷抱，而在彼岸登陸。

不久以後，洪從報社探得我的通訊處，給了我一封信，大意說：「你也悄悄地走了，那是很出我意外的。……不過能飛倒也好。」接着下面，他還提起那太平湖的女子，又使我這近乎淡漠的心湖泛起波浪。「這裏有她新加坡的地址，希望你們不時接觸，相互鼓勵與照顧！」

我再仔細看那地址，是投到市議會一個高級文官轉交的。「胡」是她的姓，「瑪利沙」是她新取的名字。

我給洪的回信說：「你那朋友

至今都沒有見過，我也常常注意街上行過的女人，希望在無意中能見到她，但這巧是太難碰了。……我已照那地址寫信給她了。……不錯，像她那樣的女子是有的，却還是不多，這於是便成珍貴。為自己的理想，為青春的驕傲，而毅然去作社會的叛徒，那該是一件多麼偉大的事。……在旅途上，我們都應該成為真正的朋友，首先就基於我們有一股共同的叛徒的血。……假如可能的話，我當然想見見她，想設法認識她，至少是兩句勉語，讓大家在這黑暗的社會中活得更堅強。」

× ×

我並沒有很快就接到那女子或洪的來信，一直到十天後，洪才有一封長信寄來，信裏說：

「……我是多麼幸運，竟在太平火車站見到了她，就好像上帝安排好我去接她一樣。你可以想像得到，我是多麼興奮！可惜她這次回來却不過是道別，她就要走了，只有兩天時間的停留。我們就利用了這整整兩天，一同到檳島去，在升旗山拍照，在丹絨雅雅玩水，在植物園的清溪裏濯足……我們想盡方法去玩。然而，兩天後的晚間，真正的痛苦來了。我們都到火車站去，誰也感到開口說話的困難。終於吹起了長叫子，握手，深吻，再三勉勵『要好好活下去』，她被那可詛咒的火車載去了。月台的燈昏

昏黯黯，我的心重得像鉛塊，一直在往下墜……回頭看那印度人的異父，正滿眼噙着淚，痛苦地抽泣着……。」

× ×

隔天我收到一封本坡寄發的信，署名的是「瑪利沙」，只有短短幾行，上面寫着：

「假如你高興，星期日日上午九點，在女皇道花園等我。這裏有一張近照，可以幫助你『認人』。不過，我很可能於最近幾天內動程，一切待面談。」

到了星期日，大鐘樓的指針還不過是八點五十分，我就去到女皇道的花園，用獵人的眼光在四圍搜尋，想像就有一個女子在附近地方出現，而她就是瑪利沙。

噢！竟也有這麼令人喪氣，令人失望的事嗎？——突然陰影罩下來，抬頭看上去，大整塊黑雲把太陽遮住了。

風刮啦，使人不慣的寒冽。椰樹在不能自制地飄散了亂髮，花園的一切都垂了頭，在等待這場將到的洗劫。

我心裏狠狠地咒罵起來。

海水向堤岸狂妄地衝擊，浪頭一個高過一個，愈看愈怕人。

就像山洪的爆發，劃了幾回強力的閃電，打了幾聲懾人心魄的雷，雨豪放地下了。

在迷濛的雨中，我奔向附近一個俱樂部，大鐘樓微弱的喧嘩，響了一次又一次……

就是這樣，雨一直不停地落到下午，我終於沒有見到那要見的女子。

× ×

此後的幾天，我也不再把與瑪利沙見面的事放在心上，據我猜想她已經首途了。

一個星期後，我接到一封貼着印度郵票的信，忙打開來，只見上面寫着：

「別見怪，我就是瑪利沙，如今正在赴英途中。昨晚載我的郵船到了印度，在孟買泊了下來，我就趁這機會寫一些給你們。……關於上星期見面的事，我實在沒有辦法，那場大雨是這樣的暴逆……不過我遲早總得回來。馬來亞還是自己的土地！——我會回來的，一定會回來的，到時我們也一樣可以見面。……我懷着這麼大的激動與興奮踏上旅程，一切都美，都好，都清新，都可愛！我們這個年紀，正是該多看看，多瞧瞧的時候。我的目的並不在英倫，而是在令人懷想的意大利。當然，我還想到巴黎或甚至北歐，那總是以後的事了。我計劃在兩年內回到我忘不了馬來亞。……請你不時與洪保持緊密的聯繫。時間不多，謹祝——讓我們活得更大胆！」

這朋友至今都還沒見過一面，也許真的在將來……

然而，我的心門却著然開了，似乎有一種慾望要我去飄泊於驚濤駭浪的大海中。

## 聲聲怨

· 滄海 ·

低垂着頭，愁鎖雙眉，  
妳惱過我，親愛的，記否？  
妳沉默，妳冷漠，  
我怯怯地放開緊握着妳的手。  
我的大世界陰暗而且醜陋，  
薰蒸着悶氣，幽冷又淒清。  
妳淡淡地說：「請讓我走！」  
我默默地答應妳的請求。

但我並不沮喪也不消沉，  
我已學會把對妳的愛去愛我自己。

## 山之頌

· 錦堂 ·

山，你從遠古直到永恒，  
揚起千萬個巍峨的峯巒，  
以生命的浪花把大地與藍天啣接，  
以旋律的舞步奔向遼闊的平原，  
人類瘋狂地向你膜拜，  
祈求你底甘露滋潤焦渴的心靈。

你凝視浩瀚碧藍的大海，  
看晨曦從海上升起，  
看落日投入海的胸懷，  
看海浪變幻無窮的形象……  
瘋狂的奔向海洋，  
聽海喃喃地訴說對你的思念。

熱情的彩雲吻着你的面頰，  
你却毫無表情；

那皓月是一座神奇的魔鏡，  
透視你憂鬱的內心；  
我兀自站立在雨下，  
凝視你佇立於無極的藍空。

山，你深厚的情感，永遠在心湖激盪，  
祇有樂聖才能譜出你神秘的心曲。

山，若說你是陸上的浪，  
你却永遠沒有波動亦沒有變遷。

呵！你是燦爛不滅的詩篇，  
鑲鑄在蔚藍天際的一線，環抱着世界。

## 動物篇

· 金華 ·

### 狗

今天你向人搖尾巴，  
明朝你一轉臉就會咬人，  
想起了你這般勢利，  
難怪人要說世態炎涼。

分明你是個畜牲，  
為何却仗你主人的勢力，  
進出在議院、餐廳……  
狺狺之聲算什麼話？

### 羊

人爲了要禦寒，  
剝下你的皮毛不算，  
還要吃掉你的肉，  
可憐你一點反抗都沒有。  
但，最使你痛心的，  
是那些劊子手，

專門掛出你的頭來，  
在那裡賣狗肉。

### 蟹

那樣的橫行，  
就也能够走上正路；  
一句話也不說，  
就揮動着你的手鏢，  
還自命是替天行道。  
好！我在睜大眼睛看你，  
到頭是個甚麼結果？

### 龜

你的精神令人欽佩，  
你的行爲却叫人不敢恭維。  
雖你自覺圓滑有涵養，  
殊不知人見你就好笑！  
據說非要用火燒你，  
你才知道肚裡痛。  
烏龜！有人叫你王八，  
你知道這是甚麼道理？

## 霧

· 方息 ·

那白茫茫的晨霧，  
如一片銀色的海；  
正在散步的我，  
變成一尾漫游着的魚了。

大地一切被包裹在如夢的朦朧，  
這世界乃有了一種神秘之美。

# 長相憶

· 何 榮 華 ·

我從中國來的那天，恰巧你的爸爸在生病，由你搖船送我過河。

也許你以為「新客」不識風土人情，就把你之所知傳授給我，你的這片好心，到現在我還很感激呢！

你說：「這是雪邦河，很長，而且很深。那是很久很久以前，雪邦國的國王，想坐船到馬六甲國去玩，請了紅毛來開的。」

你又說：「那兩岸的樹，都是『水柳』，也叫『地基石』，要建築紅毛樓的時候，就砍它來插進泥土裏去。」

你還說：「在這條河裏，有一羣一羣的烏魚，常常跳出水面很高；還有很大很大的鱷魚，是三保公從中國趕了過來的。」

你也會說：「花蒂瑪家裏有不少的榴槤，好吃得很，不過新客都說味臭，不敢嘗試。」

你一邊搖船，一邊說話，有時還吃吃地笑。「小姑娘，妳真有趣，請問妳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了？」

「碎！大頭家的女兒，才是『小姑娘』，或是『小姐』，這種稱呼對我不配。我只知道自己姓黃，人家叫我『黃鶯』，今年十二歲了。」

妳俯下了頭，想了一想。

「新客，你呢？」

「妳為什麼叫我做新客？」

「噢！剛從中國來的人，一定是叫新客的，你連這點都不懂？」

「哦！妳又怎麼知道我是剛從中國來的？」

「這還不容易，看你的衣着就知道了。」

「妳唸過書是不？」

「是的，現在益僑小學讀三年級。這幾天，因為我的爸爸生病，我才沒有去上學，幫助爸爸搖船。」

「妳的媽媽不在家嗎？她怎麼不到河上來搖船，好讓妳去讀書！」

「媽媽？……你說我的媽媽？」

「是呀！每個人都有媽媽，難道妳……？」

「不，不，我沒有媽媽。爸爸說媽媽沒良心，跟一個有錢的男人走了，那時我才兩歲大。」

這時候，船已靠了渡頭，我忙掏出一角錢來交給妳，反身準備上岸，妳却把我叫住了。

「新客，慢點，我還要找回錢給你的。」

「不必啦，多的給妳買東西吃吧！」

「新客，這裏的規矩只收每人過河費三占，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妳一邊說着，一邊找回我七占。

到我上了岸，回頭看妳的時候，妳已跟着船兒飄到河中心去了。

然而，妳還在對我揮手，還在對我說話。

「喂！新客……新客，你是新來，對馬來亞的天氣不習慣，每天早晚記得沖涼啊！」

× × ×

第二天，妳放學回來，順途到麗明的家來找我。妳大聲地叫喊「新客」，麗明對妳說我在沖

涼，而妳就很耐心地等着。

妳一看到我，就對我滔滔不絕地說：「今天先生表演『小螃蟹在河裏橫爬』給我們看，但却做得不對。我站起來告訴他，那知他聽了很生氣，後來還打我十下手心，我想他大概是瘋了！」

我沒有插嘴發言，妳又很有興趣地說：「理髮店的老頭家李伯伯，下午在他的家裏結婚，新娘是一個大了肚子的年輕女孩，一老一少，同拜天地，看熱鬧的人可真不少哩！」

此後，妳差不多每天都到麗明的家來找我。

有時我在芭場做工還沒有回去，妳又來到芭場，一定要把妳一天的「見聞」或讀書「心得」講給我聽，然後才快樂地回家去。

不久，我爲了生活問題，不得不離開姑母和妳，到怡保一家親戚經營的商行去學生意。

這樣，一直到中日戰爭爆發，南京失陷，我因加入華南抗日合唱團，始回來向姑母辭別。所以，第二次妳搖船送我過河，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八日，那天也是因為妳的爸爸在生病，妳沒有去上學。

那時，妳十四歲了，一頭秀髮紮成兩條垂肩的辮子，圓圓的臉兒，配着一張櫻桃小嘴，被頑強的太陽一晒，紅得像熟透了的蘋果，多麼美麗！多麼可愛！

這次見到妳，發覺妳已經沒有兩年前那樣心直口快，即使我有所問，也答得非常含糊。

然而，妳的眉毛在笑什麼，妳的眼睛在說什麼，我的心靈完全會意。

後來，我把加入華南抗日合唱團和回來向姑母辭別的實情告訴妳，而妳把臉兒歪向一邊，一面把船搖得很快很快，企圖快點把我送到彼岸上去，免得發覺妳的淚痕。可是，事實上，我早已看見妳的眼睛很紅，眼淚像荷葉上的露珠，在妳的嬌嫩的臉頰上滾動。

「噢！妳爲什麼要哭？」

「嗯……：：：我覺得時光如飛，我們一別



就是整整兩年；今天再又分手，更不知「何日再相逢」了，怎不叫我難過？……」

「驚！妳不要想得太多，專心學業最爲要緊，我們今後總有機會常常見面的。」

x x x

我隨華南抗日合唱團巡迴暹馬各地義演籌款，根本沒有時間，同時也不可能回來探望姑母和姊。馬來亞淪陷那一年，我們流落在爪哇，終於爲了安全而解散。

我很幸運，得到方老師的推荐，到日惹的一間糖廠去工作。廠長的千金美鳳，智慧過人，秀麗非凡，再三和我論及終身，但我只答應和她做一個很要好的朋友，雖在那時馬爪之間的交通已經完全斷絕，而姊的消息早就沒有了。

冗長的十二年，在我的身邊溜了過去，世事的變化是多大啊！

當我再度踏進馬來亞的國門，正是「風聲鶴唳」，政府宣佈「緊急狀態」的時候。

我一下車，就朝雙溪比烈走去，誰知通達姊的渡頭的大路，早已被政府圍上雙重的鐵絲網。於是，我又改道去到姑母的家。多年不見，姑母很是衰老，表弟已成家立業，最小的表妹——麗雲也長得亭亭玉立了。

據姑母告訴我：妳已經結了婚，有了兩個孩子，可惜妳的丈夫是個賭徒。

不知什麼時候，我獨個兒站在雪邦河畔。雪邦河水依然是一派碧澄，沒有波浪，好像一池死水靜靜地躺着。

可是，渡頭早已成了歷史的陳迹，各種船隻都失了踪，那一羣一羣的烏魚也不再跳出河面來了。

「表哥，天已經晚了，你還站在這兒幹嗎？快回去吧！」

「哦，天已經晚了！」  
我的眼淚很快又流了出來。

## 孔誕日期的商榷

·馬亞來·

每年一到秋季，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慶祝孔子誕辰的大典，可見孔子是永遠受人崇拜的。

不過，有關孔子降生的時日，却是衆說紛紛，莫衷一是。而在中國的古籍中，就有五種不同的記載：

●春秋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穀梁，襄二十一年：「庚子，孔子生。」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魯襄王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四唐司馬貞索隱史記云：「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誤也。」又云：「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

●宋儒朱熹四書集註，論語序云：「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

因爲太史公的錯誤，朱子再誤引公羊之月，成爲「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但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沒有庚子，後學便以年從史，月從穀梁，日從公羊，而定爲「魯襄公二十二年周正十月庚子」。這一年的庚子是二十七日，周十月建酉之月，相當夏正的八月，乃確定夏曆的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誕辰。

一九三三年，南京的國民政府，爲了廢除陰曆，沒有把孔子降生的曆算推算清楚，就定每年陽曆的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誕辰。於是，習用陰曆的民間，仍以陰曆的八月二十七日祭祀孔聖：政府機關和社團，則多以陽曆的八月二十七日舉行紀念。這樣一來，便發生了兩個不同時間的孔子誕辰，在星馬也有如此情形。

就依照宋、元、明、清歷朝所訂定的「年從史，月從穀梁，日從公羊」，那末，「魯襄王二十二年周正十月庚子」，即夏正八月二十七日，亦即西曆紀元前五五一年，陽曆九月二十八日。後來，南京的國民政府，也曾邀請專家按曆推算，魯襄公二十二年周正十月庚子，應爲陽曆的九月二十八日，乃又明令公佈，以每年陽曆的九月二十八日爲孔子誕辰，並定是日爲教師節。今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則爲大成至聖孔子先師降生的第二千五百零九年。爲了弘揚孔教，尊師重道，在這一天舉行紀念，其較之陰曆的或陽曆的八月二十七日的祀孔儀式，尤爲重大而有意義了。

# 豐子愷的哀鳴

劉福如



以漫畫見稱於時的豐子愷，生平布衣素食，頗通禪理，是一位與世無爭的人物。

其實，他不但能畫，而且能文。他的畫與文都是平淡的，含蓄的，別具風格的。他純然以溫文恬淡的筆觸與世人相見，以幽默滑稽的趣味博得稱譽，絕不粗製濫造，更無粗獷激烈的成份，自有其一定評價的。

對日抗戰以前，他所出版的畫集共有八冊，計六百餘幅。可是，這些畫集的版子和原稿，在抗戰初期已全部遭遇到炮火的燬滅了。當他在貴州遵義安居下來後，除將護生畫集重繪一遍及新作護生畫續集之外，並將舊作挑選重繪，共得三百餘幅，加入逃難後新作百餘幅，分編為六冊，即是：①古詩新畫；②兒童相；③學生相；④民間相；⑤都市相；⑥戰時相。此外，尚有護生畫三集和漫畫阿Q正傳等。

自大陸變色以後，他因家累太重，無法南來。有一時期，他被中共派為上海市的人民代表，也會為他作了訪問記，替他大事吹噓過。可是，他也如同許多留在大陸的人士一般，免不了要作自我坦白，否認過去的一切，悔罪一番。

前年，上海「大公報」就曾刊出他的自我坦白書：「檢查我的思想」。他在文中歸納過去的錯誤，分為四點：①趣味觀點；②名利觀點；③純藝術觀點；④舊人道主義觀點。再把以上四大錯誤作一結論說：「上述四點，合力造成了我思想的混亂與錯誤。此外，我多年離羣索居，助成我脫離羣衆的習慣。解放以來，雖也時常出席各種會議，但舊習的影響還是存在。總之，我在過

去不能認清階級立場，因而長年從事於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純藝術工作，而使我錯誤思想廣泛地流毒在人間。今天，我要向廣大的羣衆，表示由衷的懺悔。」這是一篇蘊藏無限痛苦的文章，凡是知道他過去的人，都可覺察到他違心的認罪，無可奈何的哀鳴。

憑心而論，他的天性原本淳厚，而又是超然物外，入禪甚深，今天居然能從「整風的又光」（引用他的坦白話），檢查出他的病狀，改正過去一切錯誤思想，要作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藝術工作者，寧非滑稽之至？

當然，一個人失去了言論和緘默自由的時候，政治高壓不許一個人有自己生活空閒的時候，

像豐子愷這樣毫無憑藉的藝術工作者，他的低頭屈服，原是極為平常的。他的悲慘遭遇，除了心中暗嘆「生不逢辰」以外，還有絲毫抗議的餘地嗎？

大家對於轟攆者的批評，往往求全責備，試問負擔九口之家的豐子愷，他有能力逃出大陸嗎？他有一幅「却羨蝸牛自有家」的畫，寫一個用雨傘挑着大包袱的旅人，和沿着牆壁慢慢地爬而背負很重的蝸牛相映襯。他還做了一首詩，題在這幅畫上。詩云：

「閒看蝸牛走，應為築坦塗；此君家累重，莫教步崎嶇！」

這首詩，可說是豐子愷「夫子自道」，也對家累重的人寄予無限的同情。

總之，在政治高壓和生活重壓之下，一個人的放棄信念，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對於豐子愷的哀鳴，我們應憐其處境而寄予同情的。

## 稿

## 約

①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雜感、隨筆、童話、遊記、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如係翻譯，則請附寄原文。

②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則請預先加以聲明。

③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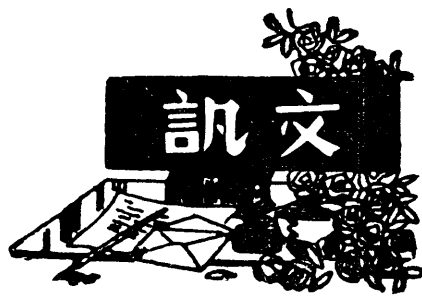
④來稿務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訊地址，以便連繫。至於筆名可聽便。

⑤請附退稿郵票。

⑥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⑦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預先聲明。

⑧來稿請寄新加坡實路五十三號A蕉風出版社。



## 星馬

有二十餘年歷史的南洋學會，上月舉行會員大會，選出黃曼士、陳育崧、連士升、陳維龍、鄧子瑜、台鎮華、莊竹林、韓槐準、許雲樵、張瘦石、賀光中、王廣武、張傑生、施寅佐等十五人為理事。旋又復選黃曼士為會長，陳育崧、韓槐準為副會長，鄧子瑜為中文秘書，陳維龍為英文秘書，施寅佐為財政。

由於印刷誤時，「學生王子」直至上月底始問世。這是青年作家王炳炎的處女作，全書約五萬字，共收集三個短篇小說，計●歌聲淚影；●學生王子；●媒婆。前篇及後篇均曾在本刊發表過，自有定評。

名女作家謝冰瑩，上月來星觀光，逗留二日。她當面答應為本刊寫稿，然後收集成冊，列入「蕉風文藝叢書」。

嶺東名士蔡寰青，近受友好敦促，爰將舊作詩詞數百首付梓，題名「戰馬吟」。

## 香 港

由海外各民主人士所創辦之「聯合評論」，已於上月創刊，以左舜生先生為總編輯，每週出版四開紙一張，每逢星期五出版。

最近出版的文學著作，計有名作家徐許的詩集「時間的去處」，和自由出版社所譯的美國共產黨作家法斯特的「裸神」。此外，尚有林語堂博士所寫的一本專門研究共產黨的書，叫做「匿名」，已於上月開始在「真報」連續發表。

近百年史權威左舜生先生，最近深居簡出，埋頭著作，他的巨著「中國近代史」刻已撰就約四分之一。左氏年逾六十，而對研究工作素不稍懈，其寓所為一小型圖書館，客廳臥室，滿壁圖書，雖生活清

苦，而左氏怡然自得，不以為意。

## 台 灣

中韓文化協會近在台北賓館舉行盛大茶會，歡迎「大韓教育訪問團」，會中對於中韓文化交流問題，曾作廣泛交談。

中國前衛社主辦之「前衛季刊」，專以發表具有前衛性的詩、畫、劇本及評論等為主，其創刊號已定於九月十日出版。

空軍廣播電台定於每星期二晚九時二十分至卅分間，播送「新詩朗誦」的節目，各地「詩迷」即可照收不誤。

## 中國大陸

大陸上的農民，下地的時候，都要帶一個袋子，叫做「文化袋」。據說，在這個袋裏裝着：諺字的課本、歌曲、戲詞和一些簡單的樂器等，以備在地裏休息的時候，可以隨時「學文化」。另外，還有一種「地頭刊」，就是在田裏豎立一些木板，貼上去一些文章、歌詞和一些新學的生字等，這也是一種配合農民「學文化」的玩藝。

大陸各地，不管大街小巷，以及戶裏戶外，都滿掛着一些小黑板。每一塊黑板，由於張貼的內容不同，都有一個特別的名稱。例如：「勞動出勤板」、「政策宣傳板」、「勤儉持家節約板」、「坑頭文化學習板」、「衛生清潔板」、「牲口管理三勤五淨板」等，花樣繁多，不勝枚舉。

福建省的福清縣，為了督促農民「學文化」，在各供銷社和信用社的門前，都搭起了兩座門：一個叫「光榮門」，一個叫「烏龜門」。前者，高而且大，並且裝飾着五顏六色的花彩；後者則不但粗糙簡陋，而且矮小無比，所以經過的人，必須垂腰屈背的，才能過去。無論是來買東西或辦事的人，從中間走進去，先由營業員考他認字，認得的才可以買東西；辦完事之後，就讓他從那光榮門走出去；不認得字的人，不但不能買東西，而且還得從那烏龜門走出去。因此，弄得一些人大感羞憤，恨恨不已！

#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下列新書到運應市

## 中國現代史綱要

錢清廉編著 每册叻幣一元六角五占

(一) 本書根據華文中學中國現代史課程標準及高中畢業會考中國現代史課程標準編著，備供高級中學學生及同等學力者研習中國現代史之用。

(二) 本書內容由辛亥革命前夕起至抗戰勝利止，分為十六章十七節，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重要史實，加以扼要客觀的敘述。

本書在每章分節之外，每段另加小標題，以便提綱挈領，一目瞭然。在每節之後，均有比較詳細的附註，藉便參考。每節之末，列有問題作業，以資複習、整理或討論之用。



## 中國文學作家小傳

王序著 定價叻幣一元

本書乃記述中國古代文學作家生平事略的專著，從亞聖孟軻以迄紅樓夢作者曹雪，把十多個朝代中七十四位不同宗派的文壇巨子的生平事跡、時代背景、作品內容都一一臚列紙上，實為今天研究國學者所必有的讀物，同時也是作為參加應屆會考的同學們準備應考的良好資料。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四六九號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